



沈从文全集

书信

23

北京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全集

第23卷 ● 书信

SHENCONGWEN QUANJI

1972年—1973年



NLIC2970638631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全集. 23 / 沈从文著. —2 版 (修订本).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78 - 3240 - 3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
②沈从文(1902~1988) - 书信集 IV. C 52 K 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2998 号

书 名 沈从文全集 23

著 者 沈从文

责任编辑 陈 洋 谢中一

封面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9500 千字

印 张 424.5

印 数 1 - 1 500 (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3240 - 3

定 价 1380.00 元 (全二十八册)



本卷收沈从文 1972 至 1973 年间的书信和废邮存底，共计 120 件，并编入附录一篇供参考。

同一信若存有多种废邮时，仅择其一编入。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 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作者在五七干校虽身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有责任待尽”的强烈愿望和健康日益恶化的现实，终于使他一再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让我工作”的要求。在得不到答复情形下，只好用请假治病为由回到北京。

本卷所收书信，记载了作者在两年“请假治病”期间，抓紧每一个日子“尽责”，并克服生活、健康、人事、政治现实、观念差异等等障碍的情形和感受。

信中对一些人事和事件的记述、评议，只反映作者当时的见闻、认识或心情，可能与拨乱反正后的组织结论不一致，或与澄清后的事实不相符，故信中说法不足为据。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未作改正。

□1972 年

1

19720128	致沈龙朱	丹江	3
197202	致周恩来	丹江	6
19720319	致张兆和	北京	15
19720321	复张兆和	北京	19
19720325	致张兆和	北京	23
19720328	致毛希武	北京	26
19720402	复张兆和	北京	32
19720407(1)	复窦达因	北京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一信		36
19720407(2)	致张兆和	北京	41
19720410	致张兆和	北京	45
19720420	复张兆和	北京	47
19720424	复张兆和	北京	49
19720427	致张兆和	北京	54

19720430	致张兆和	北京	58
19720506	致张兆和	北京	64
19720509	致王千一	北京	69
19720510(1)	致刘树桐	北京	70
19720510(2)	致张兆和	北京	73
19720513	复王千一	北京	77
19720514	致张兆和	北京	79
19720515	致王 抒	北京	82
19720519	复程应镠	北京	83
19720520	致张兆和	北京	90
19720522	致张兆和	北京	93
19720524	复张宗和	北京	96
19720530	复张兆和	北京	99
197205	致吴仲超	北京	103
19720604(1)	复程应镠	北京	116
19720604(2)	致张兆和	北京	122
19720607(1)	致程应镠	北京	126
19720607(2)	致张兆和	北京	128
19720608	致杨振亚、陈乔	北京	132
19720609	致张兆和	北京	135
19720610	复张宗和	北京	140
19720614	致陈蕴珍	北京	147
19720615	致张兆和	北京	152
19720616	复窦达因	北京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二信		157
19720620(1)	复程应镠	北京	162
19720620(2)	致张兆和	北京	168
19720622	致张兆和	北京	173

19720628(1)	复钱世明	北京	178
19720628(2)	致张兆和	北京	181
19720630	致张兆和	北京	184
197206	赠马国权旧纸附言	北京	188
19720701	复张宗和	北京	190
19720703(1)	复程应镠	北京	196
19720703(2)	复张兆和	北京	200
19720704	复钱世明	北京	203
19720709	致张兆和	北京	204
19720711	致钱世明	北京	207
197207 中旬	致张兆和	北京	208
19720722	复沈虎雏	北京	212
19720725(1)	复程应镠	北京	218
19720725(2)	致张兆和	北京	222
19720803	致 大 嫂	北京	225
19720805	致一教历史的朋友	北京	228
19720807(1)	致吕德申	北京	231
19720807(2)	致张兆和	北京	232
19720807(3)	复沈虎雏	北京	236
19720813	致张兆和	北京	243
19720814	复沈虎雏	北京	245
197208 中旬	复程应镠	北京	252
19720825	致沈虎雏	北京	257
19720922	复沈虎雏	北京	258
19720925	致张宗和	北京	261
19721005	复张宗和	北京	263
19721009	复王家树	北京	266
19721015	致 王 矧	北京	269

19721018	致 王 抒	北京	271
19721103	致革命历史博物馆诸领导	北京	273
19721117	致沈虎雏	北京	277
19721123	致张之佩	北京	281
19721213	致沈虎雏	北京	285
1972 年	致王振铎	北京	288

□1973 年 291

19730110	复沈虎雏	北京	293
19730117	致 徐 盈	北京	297
19730207	复马国权	北京	299
19730210	致 巴 金	北京	301
19730212	复沈虎雏	北京	303
19730315	复沈虎雏	北京	307
197303 月末	复 杨 琪	北京	310
19730405	致 王 抒	北京	314
19730420	复两昆仲	北京	316
19730504	复杨国勋	北京	327
19730509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30
19730510	致 杨 璐	北京	334
19730527	复臧克家	北京	338
19730604	复沈虎雏	北京	339
19730610	复张宗和	北京	346
19730623	致张宇和	北京	350
19730628	复沈虎雏	北京	355
19730629	致沈虎雏	北京	359
19730630	致 邵 宇	北京	362

19730703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67
19730705	致宋伯胤	北京	370
19730711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72
197307	致罗、林、宁三同志	北京	375
19730917	致 龙 潜	北京	377
1973 年秋	致陈大章	北京	379
19731004	致周星珅	北京	390
19731015	复王家树	北京	395
19731020	复萧成资	北京	397
19731021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02
19731024	致周星珅	北京	404
19731026	致凌叔华	北京	408
197311 月初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12
197311 上旬	致 杨 琪	北京	416
19731111	致巫宁坤	北京	421
19731120	致杨振亚、陈乔	北京	424
19731121	致沈虎雏	北京	429
19731127	致周星珅	北京	431
197311(1)	致吴世昌	北京	432
【附录】19731206	吴世昌复沈从文	北京	444
197311(2)	致何其芳	北京	450
19731204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65
19731205(1)	复巫宁坤	北京	468
19731205(2)	致宋伯胤	北京	472
19731207	致杨振亚	北京	474
19731210	致 徐 锋	北京	482
19731214	致 刘 导	北京	489
1973 年	致陈大章	北京	491

一九七二年



致沈龙朱

大弟：

前信想收到，我们住处是离丹江口大坝约五里一个荒秃秃岩山采石场附近新村子里。这里已较冷，有时得升升火，天晴也可对付。一般不在零度以下，房子又背风，平时多东南风，但东南均有山挡住，因此即到六级风，若不出门，房子里还不会感觉有什么风。北面风来时，前面也有大厨房大屋顶保驾。只西面是缺口，可极少有西风时。也许过了年入春以后，雨季到来时会不同些。土地也不比双溪烂，环境不及双溪美。这里一切打算，妈妈信中必已一一说到。你最好是一切照原计划去南方，多看些不同地方，接触些不同人事，有时甚至于还不免碰到小困难（如候车冷一些），都近于一种“教育”，多明白些国内新事情，比守在工厂不动好得多。

这次小弟来，由南行车转回，在贵阳看看大舅舅，似乎累些，还是觉得极好。我不事先告她，即要他来，妈妈原不大高兴，事实上一来，妈妈却十分高兴。到这里每天总是帮同住别人作事情，不仅把许多人家炉子煤块劈柴为解决，更好是为邻近公家也劈了柴，拉拉菜车，挑挑粪，大家印象都极好。妈妈为此也就十分快乐。小弟看看环境也放了心。

我血压老是升级，不大好办，易出事故。开年后，拟就

两步走：三月里先回来处理病，换牙，配眼镜，以二月半为
期。看看情形，再走第二步。妈妈在此可能还要担任“班
长”，是一种“教育”，但不一定抓得下，可又无别的适当
的人。结果或许还得暂时作下去。比较麻烦是搞四邻团结，不
好办。何况还有“五邻”？恰恰是五家，各有不同针锋相对处
（极可笑），但是，总得永远用“微笑态”去联系、商量，并
听取一些相互矛盾申诉。她似乎在这方面也练出本事来了，
大会小会作记录，并作点启发性动员发言，也还能从容不迫
的口气说下去，随即低头奋笔，末后还得整理出来上交排连。
每天下菜地，还得向左右邻二女同志打打招呼。人家装病不
去时，还得问长问短，末后自己还是扛了锄头走去。大厨房
帮厨，人家对她印象也挺好。作协班只十多人，因此还是不
会有什么大困难。主要还是和邻居二女士打交道，麻烦，五
邻不合也真是少见的，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最近照的一张
相还好。我比上次的好，也近真些。大致大绒帽一来，比例
上脸就小些了。帽子极得用。你去南方要用钱，可以从存款
中提二百备用，多点也不妨，自己掌握好了，手边可松些。
妈妈需要的东西不妨寄来，因为估计要回来也得在三月以后
了。目前大致不会出意外，因为十分小心。山沟中已够清静
干净，不会害传染病。不少人大致上市里还有感冒事，我已
破记录二年多不伤风。或许和经常吃点生蒜大有关系。双溪
蒜极好，来时带了半斤多，至今还不完。这里有丹东鱼子试
销，八毛钱一瓶，无油无盐，少销路。妈妈试加了点蒜，用
素油加加工，另加些酱油和糖、辣子酱，就成了早午晚不可
少的好吃东西了……这里看来过了节，总还有些人要动。大
多数探亲的已陆续上路，还不断有人上路。过了年将更多。



北京或许还在慢慢的“变”。许多事是外面为应付客人的，更多的大致是内部的安排，人事动得幅度大。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这个旧十二月十六^①，已过了七十一，似乎还不太老！

从文

七二年廿八

沈龙朱 作者长子，时为北京工业学院钳工。

① 旧十二月十六 疑有误，作者农历生日是十一月廿九，即 1972 年 1 月 15 日。

197202

丹 江

致周恩来

总理大鉴：

我叫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作研究员^①已廿二年。五四年入政协^②，已十七年。六九年冬，接受紧急疏散号召，下放湖北咸宁双溪区独住。生活不免有些狼狈，但是能比较长些日子和农村接近，收获还是甚多。去年八月，转移丹江文化部丹江办事处，又经半年。心脏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高血压升级总在 230—240 间盘旋，好转已近于绝望。虽得到特别照顾，不搞体力劳动，实在还是近于“坐以待毙”，对国家似乎不大经济。听人说，“高知想回来，都必须得到总理批准。”因此写这个信，向您请求考虑考虑，允许我回转北京。回来后，心脏和血压如能有办法稳定下来，自然极好。即无希望，也还可争争时间，尽力所及，把我廿年得到党的教育和鼓励，学来的杂文物知识，整理出一部分，作个交代。我并不是什么“专家”，永远也不会是。可是，大致还算得对文物有些常识的工作者。是个“将近及格”的说明员，在文物研究若干空白点方面，有了点初步发言权，大致还可完成一个“螺丝钉”的任务。我估计到，至少是对于当前馆中改陈工作，前半部上万里陈列的得失，胸中还有数。百十种阶级



斗争、生产斗争、科技发明的图画和塑像，应当如何改，因为涉及到刀刀枪枪、吃喝穿住、马匹车船、山山水水、甚至于如何打仗的一系列虽琐碎却现实的问题，还提得出点参考材料。大几百文物柜里上万件文物，如何分别简而扼要的每一柜甚至于每一文物作点新说明，以及添补些什么当时使用这些文物图像，才可望达到较好教育效果，由于我廿年主要学习，就是在陈列室里转，用心就在这些方面，因此关于改陈时提点意见，大致还比较扎实、具体，容易为主持工作同志所接受。

此外，目前有不少专家，正在分别进行的几种工作，虽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也有义务待尽，或不甚费力，即可得到解决。

一、《中国通史》的编写，过去总是以史部文献学为主，有好处也有弱点。但是照新的要求，是显然不大够了。内中涉及生产成就、文化进展，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如不结合以数百万计的新出土文物，明白某部分文物又已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的本身发展、和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是什么情形，不过手经眼大量文物，从实践中摸个十年八年，是不可能明白并加以利用的。短期内既来不及补这一课，我由于职务关系，明白问题可能就比较多一些，或许也可就需要提点建议，足供他们参考。

二、廿四史的新注，正在分别进行，多由专家负责，必然能慎重其事完成任务。但涉及车服、兵器、乐舞、艺术以及起居服用事物物，在文字上是死的、固定的，而实物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必然有许多方面难解决。若依旧引书注

书，一定会容易以讹传讹。放下比廿四史丰富百倍的分佈全国大几百万文物不在意，似不大成。临时学，既不好学，也来不及。我的脑子是个杂货摊，在某些方面，大致也还可帮点小事，利用利用。因为这些常识早有了些储备到脑子角落里。

三、新出土文物中一部分，闻正在由某专家编印大型图录。又还有几千件实物，将准备今年出国展览。这是件大事，有政治作用。文物本身当然十分重要，已具有鲜明说服力。但是，对于文物的解释，也必须适当重视。因为内容是多方面的，既相当杂，有好些可能在文物研究中还像空白点。求说明作到深入浅出，既具通俗性，又不缺少学术性，工作并不简单。不事先有底，临时对付实相当费事，除一般说明，需要作得较有分寸、有内容，或许还应当为出国负责展出的同志，准备份材料，便于应付外国同行，或从“劳动文化史”出发，或从“艺术史”出发，或从“历史、社会制度”出发，提出一系列不同询问的回答。有份材料搁在手边，即可随时查查，得到比较正确答解，不至于用“不知道”或“待回国转问专家”敷衍了事。

听北来同志说到，在故宫举行的新展出中，就碰到这个问题。外宾提出些询问，说明员多回答不出，专家也回答不具体，再回头查书，还是不抵事。因为有许多东西实在无书可查，即有零星记载，也不解决问题，必须从大量实物去综合分析。比如说，客人问到中国金银加工的历史，不曾从文物各部门作过认真而广泛探索，肯定是回答得不中肯的。学部委员和钢铁学院搞金工史研究的同志，那里会猜想到黄金